



洋坪五月



■张宏宇

黔西南的五月，山里的苞谷酒香与栀子花的芬芳交织缠绵，共同酝酿出一种别样的醉人韵味。我随同当地媒体组织的支教队伍，前往兴义市则戎镇洋坪小学。山路蜿蜒，汽车在曲折的土路上颠簸起伏，但窗外的景色却愈发青翠欲滴。

同行的几个年轻人纷纷掏出手机，对着窗外，不

却整齐，孩子们见我们进来，齐刷刷站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老师好！”他们的眼睛明亮，像山涧里清澈见底的泉水。

第一堂课，我让他们写一篇题为《我的家乡》的作文。孩子们埋头疾书，教室里只有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收上来一看，有个叫小芳的女孩写道：“我的家乡在山里，春天有花，夏天有果，秋天有稻，冬天有雪。阿爸说山外有大城市，可我觉得山里最好，因为这里有阿妈做的苞谷饭。”我读着这些文字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，或许因为很久没看到过这样真挚而朴素的文字。

支教第三天，下起了雨。山里的雨来得急促而猛烈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瓦片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放学时，雨仍不见小，我看见小芳站在屋檐下，望着雨幕发呆。

“没带伞？”我关切地问道。她摇摇头：“阿爸说今天来接我，可能被雨拦在半路了。”我掏出随身带的折叠伞递给她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接过去，却没有立即走。

“老师，您见过大海吗？”她突然问道。

“见过。”

“大海真的像课本上说的那样蓝吗？”

“比课本上写得还要蓝。”

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：“阿爸说，等我考上县里的中学，就带我去看海。”说完，她撑开伞，冲进雨里。那把对她来说过大的伞，在雨中摇摇晃晃，宛如一片巨大的叶子，在风雨中顽强地前进。

周末，校长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后，他聊起学校的不易，说起有的孩子要走一段山路来上学，有的家长看不到读书的价值，觉得不如

早点下地干活。“可这些娃娃，是山里的希望啊。”说到最后，他眼睛微微有些泛红。

回来的路上，月光很亮，照得山路像一条银白的绸带。同行的志愿者小张忽然说道：“我原以为是我们来帮助他们，现在倒觉得是他们帮了我们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默默地感受着这份来自山间的纯粹与美好。山风拂过，带来远处栀子花的香气，那香气清冽中带着清甜，闻久了，竟让人有些沉醉。

支教的最后一天，孩子们依依不舍为我们送行。小芳塞给我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一把晒干的栀子花：“老师，您闻闻，这样您就不会忘记洋坪的五月了。”我接过布包，那香气立刻钻入我的鼻腔，是啊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那些明亮的眼睛，那些歪歪扭扭却真诚的文字，雨中那把摇摇晃晃的伞……回城的车上，我打开布包，栀子花已经有些发黄，但香气依旧。同车的人都在谈论这次支教的感受，有人感动落泪，有人已经在计划着下次再来。

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山峦，我心中豁然开朗——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，在这些山里的孩子身上，我看到了对知识最真切的渴望、对世界最纯粹的想象。而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，不过是他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，只是有幸分享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五月的黔西南，山里的栀子花开得正盛。那些洁白的花朵，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，依然尽情吐露着芬芳，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吧。车转过一个弯，洋坪小学渐渐消失在视线之外，我握紧手中的布包，那香气似乎更浓了，仿佛要将这份来自山间的美好与希望，永远留心底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■留丽灵

初夏的闽南，日头还不算毒辣，海风却已带着潮润的咸。

周末带女儿回老家，推开门，堂屋空荡荡的。母亲没像往常那样在院子里择菜，父亲也不在藤椅上躺报，我猜他们又跑到海边撬海蛎了，于是带着女儿沿着村巷一路寻去。

穿过田埂，绕过防风林，海的气息扑了个满怀。远远就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趴在礁石间，像两株被海风吹弯的草。再走近点，只见父亲蹲在一块大礁石旁，左手扶着一块凸起的海蛎壳，右手握着一把钝头的撬刀，正费力地将刀尖塞进壳缝。母亲手指上缠着创可贴，麻利地撬开一只，将肥白透亮的大海蛎肉剥进腰间的塑料桶。

“阿公！阿嬷！”女儿边喊边飞快地跑向他们。父母同时抬头，黝黑的脸上先是惊讶，继而绽开笑容：“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啊！”

“今天调课嘛，妈妈说先回来看看你们。”女儿的注意力很快被桶里的海蛎吸引了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阿公阿嬷，我最爱吃的海蛎就是这样来的呀？”母亲笑着举了举手里的撬：“对呀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看着女儿兴冲冲地拿起撬刀，接过母亲手里的小刀，蹲下寻找，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30年前。

那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初夏，退潮后的礁石滩上，父亲牵着我，母亲提着桶。我赤脚在礁石间乱跑，被牡蛎壳划破脚趾，哭了起来。父亲把我扛上肩头，母亲一边给我贴胶布一边嗔怪：“叫你别乱跑，这石头上都是有‘刀’的。”可我还是好奇，非要学他们撬海蛎，小小的手根本使不上力，撬了半天只能撬下一小块石片，母亲却把那上面绿豆大的一丁点肉挑出来，塞进我嘴里：“尝尝看，鲜不鲜？”我皱着眉头嚼了嚼，那股浓烈的海腥让我差点吐出来，却还是逞强说“好吃”。全家人笑成一团，笑声被海风吹散，落在浪花里。

“妈妈，你看我！”女儿的喊声将我的思绪拉回来。她笨拙地握着撬刀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将撬刀斜着插入石缝，使劲一别，啪的一声，整只海蛎壳连着肉被撬了下来，她一屁股坐在了水里。母亲赶紧去扶，她却举着那只海蛎咯咯直笑：“我撬到了！撬到了！”父亲在一旁咧咧嘴：“小丫头，比你妈妈当年厉害。”



海风里的蚵仔面线

我也蹲下来，接过一把撬刀。多少年没干了，手生了，但肌肉记忆还在。找准石缝，斜插进去，手腕一翻，壳开肉现。一颗颗饱满的海蛎落入掌心，透着淡黄的汁水，腥鲜扑鼻。女儿凑过来，皱着鼻子说“好腥”，却又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那滑溜溜的蛎肉。

三代人，就这样趴在海边的礁石间。母亲的手上又多了几道口子，父亲弯腰久了直起腰来捶了捶背，女儿的小脸晒得通红，却干劲十足。桶里的海蛎渐渐多了起来，白花花的，像一堆小小的月亮。

快晌午时，母亲站起来看了看桶：“够了，中午煮面线。”回家路上，女儿牵着父亲的手，叽叽喳喳问个不停。我跟在后面，看着这两老一幼的背影，海风吹得头发黏在脸上，却不觉得难受。

厨房里，母亲系上围裙，把海蛎倒进大盆，轻轻抓洗，小心翼翼地挑出碎壳。女儿搬了小凳子踩上去，趴在灶台边看。母亲被她逗笑了，剥了一颗生海蛎送到她嘴边：“尝尝？”女儿犹豫了一下，张嘴含住，嚼了嚼，表情从抗拒变成惊讶：“有点甜！”

锅里的水烧开，母亲抓了一把细面线下去。另起一锅，热油爆香姜葱白，倒入海蛎快速翻炒，舀一勺面线汤冲进去，汤色瞬间乳白。加盐、白胡椒粉，把煮好的面线捞入，撒一把青蒜段和葱酥，淋几滴香油，关火出锅。

满满一大碗端上桌，热气腾腾。女儿早已等不及，自己盛了一小碗。她吹了吹，吸溜一口面线，又咬破一颗海蛎：“阿嬷，太好吃了！”汁水从她的嘴角流出来，母亲拿纸巾给她擦，眼里写满宠爱。

我也端起碗。面线入口即化，滑过喉咙不需咀嚼，海蛎鲜嫩，牙齿一碰就破，咸鲜的汁水在口中漾开，混着胡椒的微辣和葱酥的焦香。父亲吃得很慢，一筷子面线，一颗海蛎，偶尔喝口汤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我知道，他心里是踏实的。

我忽然想起儿时吃蚵仔面线的时光。那时家里经济拮据，一碗面线里海蛎不多，母亲总把自己的那份挑到我碗里，说“阿母不爱吃海腥味”。如今碗里的海蛎堆得冒尖，母亲还是习惯性地把那份挑到我碗里，嘴里说着同样的话：“多吃点，海边长大的囡仔哪能不爱吃海蛎。”

午后，女儿在里屋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颗从海边捡回来的空海蛎壳。父亲坐在门口打盹，母亲在院子里收拾晾晒的地瓜粉。我坐在门槛上，望着远处那片海。海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咸腥，带着初夏的温度，我端起那碗已经微凉的剩汤，一饮而尽。碗底还剩几颗小小的海蛎，嚼在嘴里，鲜到了心尖上。

这滋味，叫家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■王吟

地心300米，老陈总能第一个知道节气过了小满。

风变了。从竖井卷下来的穿堂风，那股混合着钢铁和岩石味道的气息里，掺进一丝别的东西，软软的，潮潮的。老陈摘下安全帽，挠挠短硬的头发，对徒弟小海说：“闻见没？麦子灌浆的味儿。”小海使劲嗅，只有煤尘和机油味。他嘿嘿笑，觉得师傅在说胡话。

巷道的黑，浓得矿灯都劈不开。水珠从顶板渗下，“嘀嗒”一声，滴在安全帽上。队长在班前会上吼，嗓子有些哑：“地上麦粒灌浆，咱井下，给‘平安’这两个字灌浆。”自救器的卡扣“咔嚓”声响成一片，像给这番话按下确认的印章。

老陈的名字和小满无关，但他工龄二十三年，有十八个“小满”在井下过。他检查小海打的支柱，手电光顺着柱子上下移动，像在抚摸一棵树的脊梁。“这就对了。”他点点头，“支得实，顶板就压不垮。跟麦秆一样，秆子壮实了，穗头再沉也压不弯。咱矿工的‘穗头’，就是一家老小盼着的那盏灯。”

小海似懂非懂。直到那个小满前的夜班，一处煤壁发出“噼啪”轻响，像豆类在日头下晒裂。小海愣神，老陈猛地扑过来，把他撞进挖好的壁龛。煤块擦着老陈的后背簌簌落下，落在刚才小海站立的地方。一阵寂静，只听见两人粗重的喘气声。老陈抹了把脸上的煤灰，什么也没说，递过半壶水，小海接过，手还在微微颤抖。那水的滋味，他记了很久，混着煤的涩和心有余悸的热。

从那以后，小海也学会了“听”和“闻”。他听风钻啃噬煤层的闷吼，也听顶板偶尔的叹息；他闻放炮后刺鼻的硝烟味，也能从混浊的气流里，分辨出一丝极淡的、来自地面的水汽。他打理工具包，学着老陈的样子，工具分门别类，伸手就能摸到。他说，这叫“心里满当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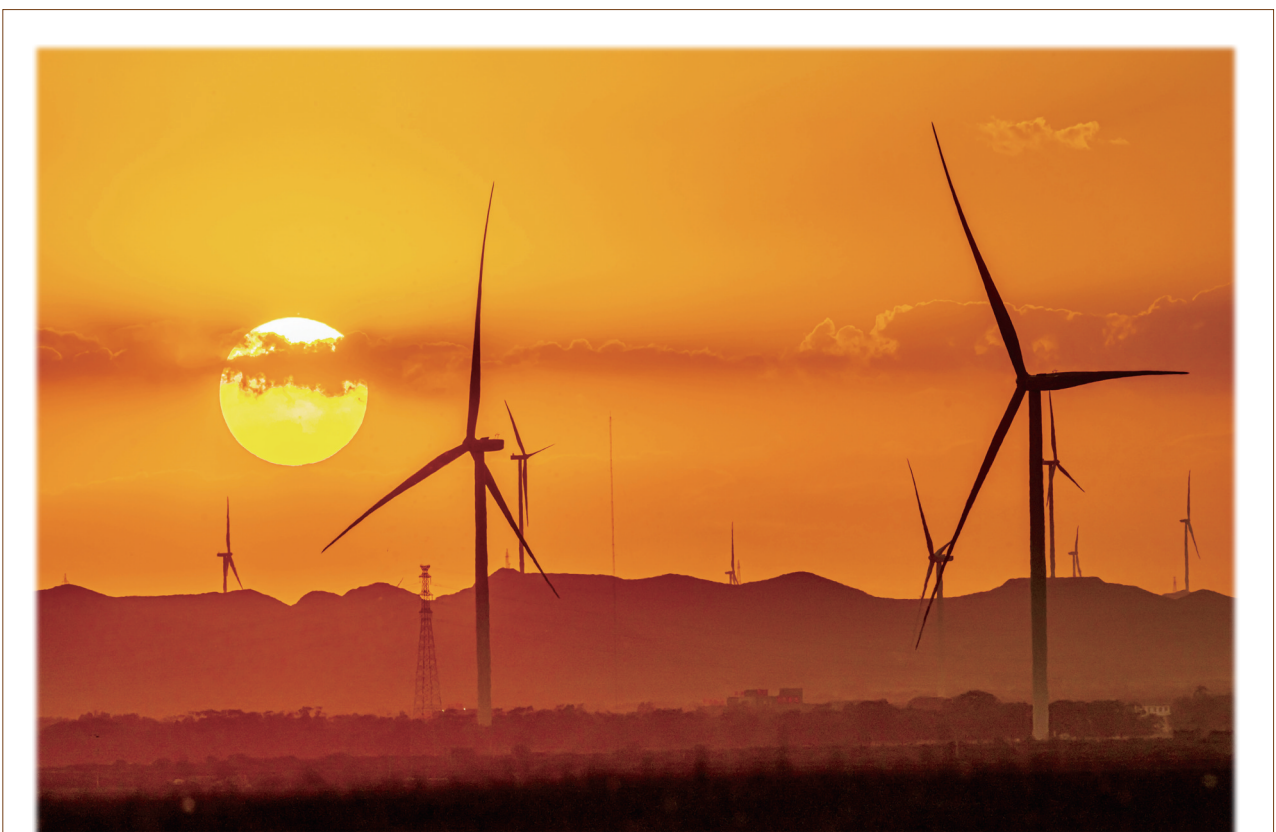
煤矿深处 小满时 节令

地面上，小满时节，南风温软，麦田由青绿转向浅黄，空气里是浆汁饱满的气味。井下，有矿靴踩在湿煤上的嘎吱声，有传送带不停歇的隆隆声。吃饭时，工友们一边嚼着馒头，一边聊：“老家麦田，该追穗肥了”“再晒几天，麦芒就该扎手了”。

这一天出井，天色已是一种沉透的墨蓝。澡堂的水烫，能冲走骨髓里的寒气和疲乏。老陈和小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风从矿区外的田野漫过来，带着青草和不知名野花的氣息。老陈忽然站住，望着远处沉在夜色里的地平线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快了。”

“啥快了，师傅？”“麦子快熟了。”老陈说完，继续往前走。

小海也看向那片远方，无边的金黄正在星光下默默积攒最后一点甜。井架上的天轮缓缓转动，剪影贴在夜空里。风过处，传来隐约持续的嗡鸣，分不清是机器的余韵，还是大地深沉的呼吸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遇见夕阳

■李海波 摄于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散兵镇